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之十惡五 扶七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慳貪部第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扶七

一

夫群生感病著我為端凡品邪迷慳貪為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貧多秋雨六情之網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貧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蚕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
衆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
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為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噉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為愛毒之所蝨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

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道俗失於親疎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先作是念我所以欲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悟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而爲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爾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舍衛

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舍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

居家巨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悋守護不著不敢服飾飲食極爲麤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没入官波斯匿王自然收攝已訖迴至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

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悋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扶七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勅守門人有人來乞

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踈籠恐有飛鳥食
馱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噤泥恐鼠穿穴傷損
財物唯有一子名梅檀香臨終勅子吾患必
死若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
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
供七世勅已命終還生舍衛旃陀羅家盲母
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若生男
者吾今日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增愁憂
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
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
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
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梅檀香家在門外立

五

五

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
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有人
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
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憊
遭此苦厄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梅檀香家門
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己告阿
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旃陀羅
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
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
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
過中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梅檀香
門盲小兒所時梅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
在一面立佛知衆集復見梅檀廣爲衆說慳
貪嫉妬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
離有趣無爲道爾時世尊欲與梅檀拔地獄

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形時梅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時梅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悋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幡蓋

林

六

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娛受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即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麩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衿裏之齋出城外趣一樹下旣至樹下見多象馬恐來搏撮即詣塚間復見豬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鹽薑和麩飲之時復嚼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其歌

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

飲酒罵辱於我我當惱之即變已身作盧至
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
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使
我慳惜不著不取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
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
鬼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
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
鬼儻來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
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瓔珞賜與母
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歌舞歡樂
不可具說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
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
叫喚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
者或是慳鬼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
居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

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大哭唱言怪哉我今
身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見棄如
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如何所導
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傍人親里咸來慰喻汝
是盧至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
方計用自分明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
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以不
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即語衆人言
汝等皆能爲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爲汝證
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爾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
今云何欲何所為盧至云願為我證我欲見^八
王并願貸我二張白氎可使直於四銖金許
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盧至今乃是大施主
挾二張氎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為我通王我
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盧至
慳悋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
前以手挽氎用奉於王其腋急挾挽不能得
便自迴身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
釋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草慙愧坐地悲噎
獻獻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縱令是

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
向王說言我見此草羞慙極盛不能以身陷
入於地不知今者為有此身為無此身知何
所告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既哀塞不能言
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
形貌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
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
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似
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
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
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九
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
耶即答王言我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
百千萬歲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
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

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癩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左脇下有小瘡癩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癩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別真偽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爲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麩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麩著鹽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爲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

乘因緣

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爲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

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
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
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
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爲一部佛告目連我
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
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
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私念我於
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飢極止恒水邊住
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
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
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
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中不減舍利弗
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
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
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

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食飯鉢便入地
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
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
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
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覆去
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
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
去維衛佛時是身爲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
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
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
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咒願言是愚癡故耳當
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
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
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又
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爲賢者子作

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今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舍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結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爾

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教勅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爲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於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

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

扶七

十三

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次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

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

扶七

十三

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軋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刹噉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為天軋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軋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軋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
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
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

扶七

十五

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
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
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
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
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
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
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
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
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
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

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氎奉上目連是時
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
故爾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闔諱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闔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日連知我心中所
念便持白氎奉上目連即與呪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為上
良田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氎使長者受福無窮

扶七

十五

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
訶欲不淨出要為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
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眾
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煙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

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媯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誠勅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誠勅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

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爲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滅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來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

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與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洹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筐詣祇洹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陀夷觀其因緣爲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

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
所迦留陀夷爲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
常盡財力供養闍黎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
今後不斷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
竹林爾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焦

抹七

五

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
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焦欲
趣河泉變爲涸竭假今天降甘雨墮其身上
皆變爲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
不能答汝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
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
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
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
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
井傍給水住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

終不與今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
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
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
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
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比丘等

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
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時
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
出家未證道迹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
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食時以到即往
彼宮說偈乞食云

抹七

十八

飢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裯褥請入就坐耶
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

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
 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
 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爾時比
 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
 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汙其宮殿爾時比丘怪
 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
 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
 德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
 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
 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
 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
 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餚
 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
 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耶
 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

扶七
十九

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

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爲伎業 巧詐懷萬端

求利心千市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爲茲貪欲故 惡道轉沉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恒抱豺狼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笑頑愚人

感應緣 三略引

魏司馬宣王

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

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

制於強臣不堪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
 迎立之兗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
 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
 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傾城過
 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
 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
 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為祟因
 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
 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
 遂成巨富有八支氍毹作百種形像光彩曜
 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粉馥王談為廣
 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
 因存亮繼殺之而藉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
 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寃如此經尋月

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

楊都又死此二出 寃寃志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
 遣御史魏暉雋就郡繩治贓賄狼藉罪當入
 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誣暉雋受納民賕

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

窮正令尚書左承盧斐覆之斐遂希旨成暉
 雋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雋遺囑令史曰我
 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

紙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柩

必望報雪令史哀悼貨賣衣裳為之殯殮并

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

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

纔踰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為魏收所奉文

帝歐殺之此一出 寃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音釋

窶

郡羽切
貧窶也

螫

施雙切
行毒也

蜚

之列切
蜚也

紕

古計切
紕也

也

匍匐

匍蓬補切
匍匐盡力

匍匐

匍匐盡力
奔趨往也

瘰

蒲官切
瘰癧也

疥

音何切
疥也

隳

祖峻切
隳也

十

翁毳

能達合切
能毳也

毳

能毳也
毛帝也

騰

音何切
騰也